



# 拍卖师阿独

孙颢◎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拍卖师阿独

孙颢◎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拍卖师阿独/孙颢著. 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321-4054-1

I. ①拍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1279 号

责任编辑: 余雪霁

美术编辑: 钱 祯

插画设计: 曹卓平

拍卖师阿独

孙 颢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.875 插页 5 字数 89,000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054-1/I·3129 定价: 2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拍卖师阿独 .....      | 1   |
| 天下无信乎——代后记 ..... | 108 |
| 附录：评论两则 .....    | 111 |

拍卖师阿独



# 一

凡是绰号，能叫到代替本名，甚至让朋友们忘记本名，肯定有特别的道理。

拍卖师阿独，就是被业内业外叫得滚瓜烂熟的绰号。除了他的家人与社区片警，几乎已经没有人记得他的本名。

在拍卖这个行当，不同门类的拍卖师的等级，没有谁细致地予以评定，但公认的差距却相当清晰。搞房地产拍卖的，虽说成交的金额不小，那拍卖师的地位未必

高。你想，真正精通房地产行业的尖子，多数被财大气粗的开发商们收罗去了，谁还耐得住性子在闹哄哄的场子里敲槌啊？海关罚没商品拍卖，或者五花八门的其他商品拍卖，尽管被市民们津津乐道，那层次其实不高，接近海外的跳蚤市场，淘便宜货是好机会，说到底，搞不出多少大名堂。

惟有艺术品拍卖，其中的学问，其间的奥妙，深不可测。掌管艺术品拍卖的先生（极少有女士），尤其是大家信赖的有名头的拍卖师，那地位，那身价，那派头，不得了。捧他们场面的，尽是钱多得数不清的，是收藏界的大佬。一般的人，想请拍卖师过来吃顿饭，比请当大官吃饭还难！卖方买方，全不敢得罪顶尖的拍卖师。道理自然十分简单，怕上当啊，想赚更多的钱啊。

大的艺术品拍卖行，肯定要养几个顶尖的拍卖师压阵。虽说行规狡猾，是好货卖与识家，拍卖行负责介绍推荐，但是不保证卖品的绝对品质，你买家自己凭本事判断啰；但是，到底动辄是几十万几百万乃至数以千万



的交易，在台上扬槌呐喊的，如果是个众阔佬信得过的行家名家，买主们自然多了举牌掏钱、一掷千金的底气。

于是，随着市场的发达，随着中国富人雨后春笋般的出土，一二十年间，拍卖师阿独一类的精英，就应运而生。

## 二

据说，阿独祖上曾是大户人家。不过，那就是邻居间口头传传，到阿独出生时，除了剩一处墙砖剥落的石库门房子，家道和普通市民区别不大了。祖母活着的时候，时而对小孙子唠叨：“你太爷爷有过几百件青花瓷啊，几百件全部正宗的啊，最大的，能让你小猴子进去洗澡呢！”直到老太太寿终正寝，被称为小猴子的小孙子也没弄明白，那个可以洗澡的青花瓷是什么模样。

阿独上小学时（当然，他那时还不叫阿独，大家叫他阿二，因为在这一辈，他排在第二名；为读者阅读方便，小说中统统称他阿独），弄堂里有了摇铃吆喝的商人，专收值点钱的旧货，其实就是收上了年纪的老东西，未必称得上古董，主要是百把年来上海滩残存的可以唤醒记忆的物品。比方说，一只碎了灯罩的老式台灯，一只摇不紧发条的手动唱机，他们弄了去，捣鼓捣鼓，兴许是整饰得越发破旧些，然后高价卖给拍电影的真老板，或者是开咖啡店的假小开，能派大用场。收旧货的商人，转转手便赚。上海石库门老弄堂里，有底子有老货的人家多，会做生意的自然盯上了。

有一个大热天，还是在放暑假的日子里，阿独正在天井里苦练投篮技术，就是瞄住钉在砖墙上的铁圈反复投球，直把身上的圆领汗衫练得湿透湿透，可以拧出半斤水来。突然，有人把木门外的金属把手敲得啪啪响，顿时破坏了阿独的兴致。阿独腋下夹着皮球，打开木门一瞧，是个戴着草帽的脏兮兮的中年汉子：“小朋友啊，

我是收旧货的。”

阿独被他搅了局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爸妈不在家，没旧货要卖！”说着就抬脚踢门，想把它关拢。

那中年汉子竟然赖皮地用肩膀顶住木门，眼珠往天井里一扫，讨好地说：“我什么全收！那碎片我也收！”

阿独抬眼瞧去，戴草帽的用一根被香烟熏得土黄的手指，点向西面阴影处的墙角，那里搁着个盛雨水的老酒坛；好喝茶的老爸，喜欢用“天落水”泡茶，那酒坛是他的宝贝，还特意用一块大瓷片垫在坛底。这会儿，有蟋蟀在老酒坛下正鸣唱得起劲，一声高一声低的，也不晓得疲倦。阿独对蟋蟀之类的玩耍向来没兴趣，从来不去逮它们，所以他家的蟋蟀缺乏恐惧感，尽管放开嗓门高歌。

戴草帽的讨好地说：“小朋友，你把酒坛下那碎瓷片卖给我，我给的钱，足够你买一只真正的大篮球！”

说实在话，那年头，让本班篮球队主力阿独最着迷的事情，就是 NBA 的明星和他们用一只大手便可以捏牢

的篮球，阿独做梦也希望拥有一只比赛用的真正的篮球。那卖旧货的何等乖巧，何等狡黠，一句话就点到了少年人的死穴。不过，小朋友阿二之所以最后能成就为拍卖师阿独，还在于他的基因，或者说他的智慧，在那一刻竟突然灵光四射。他愤怒地打量着草帽下谄媚的眼睛，把渴求大篮球的欲望强行压抑下去，随后毫不留情地用膝盖一顶，把笨重的木门关紧了。

阿独，包括阿独的父母，从来没有注意过天井里残存的瓷片，否则也不会用它来垫酒坛。旧货商的话，却恰似醍醐灌顶，让年少的阿独，顿时清醒过来，那玩意肯定值钱！旧货商是上海滩最奸猾的生意人，他那么急吼吼地想买了去，里面总有名堂！

阿独顾不得练投篮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把老酒坛挪开，见到了垫底的瓷片的庐山真面目。泥巴和垃圾的遮掩下，可以隐约看到瓷片上细长的青颜色的花纹。这时候，阿独记起了幼年时听过的老祖母的唠叨，他的悟性开始萌芽。也许，这正是祖母念叨的青花瓷的遗骸！

阿独当即做出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决定。他用水洗净了那瓷片，细心地用布包了，直奔名气很大的福佑路而去。那条嘈杂的小街离他们小学很近，同学们说，那里卖的全是值钱的旧货和古董。阿独想去那里估估瓷片的价钱。当然，阿独是乖孩子，他绝对不会背着父母卖家里的东西，他只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，那碎得看不清原样的瓷片，究竟是什么来历？旧货商出价不低，它究竟值多少钱？

福佑路街口，有一个摆地摊的和善的老头，那天没生意，正闲得无聊，他接过男孩手中的碎瓷片，浑浊的眼睛开始发亮。十根粗糙的手指把碎瓷摩挲了许久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可惜啊，可惜啊，上好的宝贝，烂成这样！”于是，流着鼻涕的邋遢老头，在那一天成为阿独的启蒙老师。半是炫耀，半是打发无聊，老头把与青花瓷相关的故事，真真假假，吹得天花乱坠，直听得少年人两眼发绿。

直到今天，那青花碎片还躺在阿独的柜子里。这是



福佑路街口，有一个摆地摊的和善的老头，那天没生意，正闲得无聊，他接过男孩手中的碎瓷片，浑浊的眼睛开始发亮。



祖上有过青花瓷器的唯一的见证，阿独永远不会卖了它。  
何况，正是靠它的指引，阿独才走上了艺术品鉴赏和拍  
卖的道路！